南征記 坤

南征記卷之下

夫人依止空門　　群小搆成詩案

謝氏精神久而始定娘〻之語歴〻可記茶香尚在口矣乃謂乳母曰余這間安往耶對曰夫人窒塞已久而總得回生豈有所去之處乎謝氏備說夢中事指山間竹林曰余俄從青衣由彼路而去往来之處今可認矣尓等若不信我言隨我而来遂起身從細路而入抵古林之北則乃有一古廟而扁之曰黄陵廟正謂皇英之廟物色與夢中所睹依俙而但殿宇荒凉丹青則剥落矣入廟門就殿上而見之則皇英土像儼坐於殿中央矣謝氏焚香拜祝曰賤妾荷娘〻眷遇多矣此身不死得逢幸會則誓不忘盛德矣退坐飢餒頗甚令叉鬟乞食於守廟民人家三人同器而食相謂曰廟前無可着足之處神靈亦戲耶此

時暝靄乍收月色微明忽有二人自廟門而入見謝氏一行在
廡下乃言曰此真是耶遂近前一是尼姑一是女童問於謝氏
曰得非遭難欲投水而死者耶三人驚曰師傅何以知吾事乎
尼姑慌忙作禮曰吾等乃在洞庭之中君山之上矣這間似夢
非夢間觀音顯聖曰淑女羅諧將欲投水爾等急去黃陵廟救
護而来是以急掉輕舸渡水而来果遇娘子於此菩薩之言神
驗如此哉謝氏曰吾等濱死之命幸得師傅之救感佩實深不
知所謝而猥以俗跡托於禅菴實有不安於心者尼姑曰出家
之人本以慈悲為心而矧有菩薩之教娘子何以出此言乎遂
與相扶而出下岸登舟尼姑女童刺船如飛忽有一陣順風起
自黃陵廟瞬息已泊於君山矣君山在八百里洞庭之中一點
聳起空中而四面臨水亂巖縈回古篁叢菀人跡不到處也尼

姑携謝氏月下尋逕十步九休攀蘿到菴〻名則水月而幽邃清淨一塵不到真是別世界也三人足繭身疲寢不覺曉尼姑早起洒掃佛殿盥手上殿焚香叩磬呼謝氏禮拜謝氏乳母乂鬟沐浴剪爪向佛禮拜訖觀其前面贊文不覺潸然出涕原來此像十餘年前謝氏所贊白衣觀音畫像者也尼姑怪其悲感而問曰娘子何奈對佛流涕耶謝氏曰畫面所贊之文即吾未髫時所製書也舊跡入眼烏得無感尼姑大驚曰娘子果是新城謝給事宅小姐歟吾固疑其音容之甚熟而豈意重逢於此地乎小尼即當日乞文者也小姐尚記羽化菴妙姬乎謝氏曰飽經禍亂心昏眼暗師猶不言何以認得乳母亦方始覺悟相與吃〻暗慰妙姬曰其時果以劉少師爺之命受書於娘子少師見之大悅即定婚事賞賚不些〻小尼欲留觀娘子之吉禮而

適師傅督還故不得已拜辭杜夫人奉侍菩薩畵像轉往衡山
從師傅學道殆十年矣師傅示寂之後無處可依愛此別區遂
搆小菴講法誦經日月亦多矣時時瞻拜神像仰誦贊文宛承
娘子之清咳尋常耿耿于中矣未知娘子何以至此謝氏垂淚
細說前事妮亦泣曰世事翻覆一至於此哉盈虛哀樂莫非天
數望夫人須勿介懷謝氏復咏脩竹天寒海波萬里之句喟然
長吁曰菴中物色盡入一句之中矣偶然一句語盡出今日之
身世萬事前定豈可以人力爲之哉菩薩則尚抱小童而我之
憐兒隔在萬里若使菩薩有知豈無悲憐之心乎日日焚香攅手
以祝翰林之回心憐兒之再遇妙妮從容問曰夫人既到此中
服色何以爲之耶夫人曰余之來此不得已也豈有変服之理
妮曰吾亦思之翰林乃賢明君子雖信奸譖有此過誤而日月

之更知在不遠小尼曾學推筭於師傅畧知其糟粕請看夫人四柱以驗吉凶可乎遂筭畢起而拜賀曰八字之中五福俱備卽今雖有六年之災殃過此則福祿無窮榮華爀世願娘子勉加寬抑毋傷貴體謝氏聽得妙姬之言始覺前日之夢問曰此間有白蘋洲否妙姬曰洞庭之南有一島焉蘋蘩多生其間花開之時則渾如鋪雪故曰白蘋洲也夫人仍說舅姑夢中之言曰冥教如此而第未知其旨意妙姬曰時至則可驗矣話間仍及路中遇風留宿林家之事仍稱其女子賢姬曰夫人見小尼之姪女名秋英未離襁褓吾妹先死其父娶卞氏之女為後妻矣未幾其父奄忽卞氏送秋英於小尼使之出家學道小尼卜其身命則壽福多男之命也小尼勸卞氏養育矣近聞姪女誠孝出天女工且妙母相和家道稍安云矣夫人曰所難得者繼

母之心十餘歲兒女志行若此若我者豈不愧哉稱嘆不已謝氏及乳母在菴中凡事與妙姫分功而乂鬟與女童乘舟乞粮於江外村舍以供朝夕日居月諸世緣漸忘真所謂天地無家客江湖有髮僧也謝氏初離墓下之後冷振敗故報於董清董清問于村人則云往新城探于新城亦無蹤跡深以為疑不能模捉喬氏謂翰林曰謝氏隨人遠奔果是淫女也獜兒旣出其腹則必如其母之惡且謝氏之有私人久矣若留此兒貽辱於先祖矣翰林曰自古多有母惡而子賢者獜兒之骨格酷似先君而亦與我相類豈有狐疑於其間哉翰林恐喬氏不利於孺子留心保護故喬氏終不得害焉喬氏佞色巧言妖歌淫樂蠱惑翰林操弄於掌握之中自恐其汚穢之行迹為奴僕之所泄日加酷刑作威鉗制小有過失輒爍其膚而割其舌家人戰慄

結舌而不敢言反目而不敢視由是益無忌憚翰林偈直之夜
則只乘朧梅寢於百子堂招入董清偃然同宿家人無不切齒
而畏兇含默矣一日天子醮于西苑翰林隨齋禁中適王候弗
豫諸臣不敢出矣罷齋後還家時正昧爽矣喬氏與董清宿於
外堂侍婢春香等故欲發之告於翰林曰夫人時在百子堂矣
喬氏知翰林之還急起出遣董清忙入內堂則翰林已立於堂
上矣問曰百子堂久不掃灑矣弃此寢彼何也喬氏曰獨宿內
堂必為夢魘故往〃出宿於故第矣翰林曰斯言正是矣余亦
近来入睡則夢兆甚煩出宿外寢則不然方以為訝矣夫人之
言又如此可怪也堂招卜者詢之是時嚴丞相以仙鬼之說迎
合上意固其恩寵天子長在西苑以祈禱為諫議大夫海瑞上
疏論劾嚴嵩上大怒以海瑞充軍翰林與同僚上疏救解之上

下詔以切責且令立法曰大小臣僚有敢論祈天之事者處以極刑翰林惶恐稱病不出親舊多来問者一日朝天館陶真人来見翰林從容問之曰近間夢寐不吉恐有妖氣矣入内房使之察氣真人四顧曰果有妖孽之氣而不至大段矣令人毁寢床及房壁得木人十餘翰林大驚曰何為也真人曰此則害人之物也相公府中侍女輩有全寵者為此舉矣古有用此妖術能奪人之精神亂人之心志使之騃騃然入於昏惑之中者甚多焼滅則無事矣即取火焼之仍謂曰相公眉間多有黒氣家運亦似不吉語云主人奔家相公若避禍而禳灾慎言而謹行則可保無事矣翰林謝送心下想道前日此変謂出於謝氏之手矣今則謝氏已出房突新改而木人尤多家内必有妖人矣謝氏之黙無乃冤乎原来喬氏用李十娘之妖術埋此木人欲

掩外堂之私奔假稱內寢之凶夢致令翰林懷疑嶷其凶謀豈非天誘其衷耶翰林雖不知喬氏之所為而旣燒積年妖穢之物更還旧日清明之氣收拾精神坐想四五年間顛狂之事依俙若魂夢方覺恍惚如沉痾頓蘇惕然感悟終日隱几徒作咄咄之聲矣會有人來自成都傳致杜夫人書蓋未知謝氏見黜眷恋之意溢於言表勉戒之辭出於心中翰林撫玩再三善端自萌其書曰老叔毋寄賢姪逝壽與君相別今幾日月僻在遼夐京落渺茫只有夢想而已噫為人臣而欲事君則盡其忠節而已為人子而欲繼先則無改父道而已賢姪承祖宗之緒讀聖賢之書不待老身之戒飭而亦知齊家之道矣嗚呼謝氏之賢德先兄知之而君姉不知謝氏之至行先兄敬之而君獨不敬旣以凶穢之事誘之於端愨之身又以淫亂之行疑之於貞

淑之人是不及先兄遠矣老身補君不足佳君不逮使一言一
事皆反於先兄他日何面拜先兄於地下乎君之所愛吾亦愛
之而已君之所惡吾亦惡之而已至於淑慝之別不可不嚴賢
邪之分不可不謹此則不可苟同者也若使謝氏亦為喬氏喬
氏亦為謝氏則吾當取喬氏而斥謝氏矣何彼此之間而有貴
賤之別乎老身只有公言而已非如君溺愛藥私者也惟君無
忘別時言使謝氏全其貞節保其性命以副先兄平日眷々之
至意是所望也便忙草々
翰林見畢乃曰輕黜謝氏余有三罪謝氏素著幽閒先人所許
而木人之變事涉曖昧則此不當疑之者也性本貞淑年又不
少玉環之事言之醜穢則此不當罪而罪之者也惟念後嗣勸
吾取妾而掌珠之被禍喬芳不服則此不當黜而黜之者也惜

乎吾其陷於奸人之術而不悟也此想彼思其心不安喬氏本慧黠之物也豈無所覺於機微之間哉大以為惧言於董清〻曰吾兩人之事家人無不知者而徒以畏咻威勢不敢發說矣翰林之意一変則貧夫人者當雲翔而鱗集吾兩人不知死所矣喬氏曰勢已如此何以則免乎董清曰人既負我〻亦負人潛投毒藥以害翰林吾兩人永為夫婦則豈不妙乎喬氏良久沉吟曰此事雖合吾意事若不成而謀先泄大禍立至不如更思萬全之計也時翰林引入出仕才有日矣翰林入闕喬氏在書堂招董清計議清偶於案上休紙中得一小紙即翰林所製詩也取以觀之其詩曰

古人誇誕後堪咍鑑式貽〻盡念哉天上書因明主降水中盃為侫臣來朝無正士治還亂政弗群心瑞亦災惟願至尊

調玉燭儘教人物上春臺

董清數遍吟過喜動顏色謂喬氏曰吾輩百年好緣都在於此矣喬氏忪問曰何謂也清曰天子下旨讖訕西苑祈禱者當用極刑矣翰林之詩蓋嘆時之作而大譏祈禱此嚴承相於古之妖人吾今將此詩往告于嚴承相則必上告天子以法繩之吾兩人何難乎同居百年乎喬氏大喜曰前日之計殆哉難行假人手而除之甚是快事也

大船調琵琶　　甘露洗瘴癘

董清袖其詩直詣嚴承相之門謂閽者曰此有秘密重大之事欲謁吾老爺閽者唯之入告承相丞相卽招入而問曰君是何人來有何意董清曰小的卽劉延壽之門客久托其家嘗聞其論則每有搆害相公之心小的知其奸邪心竊惡之每欲抽

而出自甬未果昨日延壽醉語小的曰嚴承相以曲學阿世耶
說導君郎今所為之事無異宋徽宗時吾雖未得格王正事而
當賦一詩以表余意遂作此詩而書之小的問何句有深意乎
曰此詩槩論天書王盃以嚴承相比於古之奸臣新垣平王欽
若此其妙處也小的思之事若發露則必連及小的不勝畏惧
潛竊此詩以献承相欲免己罪耳崇覽之果有天書玉杯等語
因冷笑曰劉瀌父獨不服於余矣此兒欲死耶留清家於袖詩
入闕請對天子天子引見崇遂奏曰近来紀綱觧弛法令廢閣
年少新進不畏國禁良可寒心陛下方立新法翰林劉延壽敢
以王欽若之天書新垣平之玉杯賦得一詩謗訕朝庭上譏聖
主下辱老身此大不敬也當以極刑處之仍跪進其詩上震怒
下延壽於廷尉將按法殺之太學士徐階聞之因入朝奏曰聖

主欲殺近臣朝廷不知其罪請下其詩睎之曰延壽敢以天
書玉杯讖議寡人其罪豈不可殺乎徐階奏曰此文字乃詩
人之所多用者讖時之義既不明白漢文宋真皆太平聖主
也延壽之罪豈至死乎上然之天怒小霽嚴崇奏曰徐階之
言如此當流竄於遠地矣上允之嚴崇還官囑刑官配延壽
於韋州清問於嚴崇曰延壽顯讖承相而胡為不殺崇曰會
有救者不極刑而韋州多有瘴癘之氣水土甚惡北人遷此
無一生還殺以梃與刃何以異哉清大喜翰林得聞此奇擧
家皆遑遑罔極喬氏詐為痛哭翰林啓程喬氏率婢僕出送
城外痛哭曰妾安忍獨在家乎欲隨後塵以同死生耳翰林
曰今去險遠之地萬無生全之理奉祀生世鞠育兩兒悉係於
夫人之手夫人與吾同心家事可托誰乎又曰憐兒雖是出母

之子即吾血屬且其為人孝順為我撫育得以成人則余雖死
瞑目矣喬氏泣曰相公送兒即妾之子也何異於鳳兒乎翰林
稱謝翰林出獄之時有語董清之事者故翰林已知之矣問於
家人曰胡不見董生家人曰出去三四日矣翰林始覺為清所
誣憂不問之只率家僮数人獄吏向南方而董清是後自稱
嚴丞相之謀士曲意服事節節盡忠嚴崇大以為得人薦之
為陳留縣令清夜到劉家密見喬氏喬氏幸翰林之遠謫喜董
生之得縣相對稱賀歡昵倍常清約與喬氏潛會河間偕往陳
留喬氏許諾語家內婢僕曰姊在河間暌離已久而近聞病重
欲與相見當往省而即来矣只率心腹婢臈梅雪梅等四五
人携鳳両兒而去留獜兒乳母及他婢僕等使之守家獜兒
乳母不忍與兒相離亦欲隨去喬氏叱退曰獜兒既不哺乳且

不久當還尔去何為盡賫金珠輕裝往赴河間之約行意沛
然誰能禁之發船數日抵于滹沱河羚兒方牢睡於船窓喬
氏呼雪梅曰尔將此兒投諸水中是乃禍根令若不除吾與若
俱殆矣雪梅抱往幽處將欲投水忽然感動曰謝夫人深仁厚
澤如彼江水而吾與喬氏同謀既無其母又殺其子則天必厭
之我何安乎遂潛棄於蘆葦之中還報曰始投水中或出或沒
俄而不見蹤跡矣喬氏喜曰幸除我心腹之疾矣及到河間清
已辭朝而来備一縣之威儀船而留待矣清見喬氏大悅遂並
行向陳留而去清新得仕宦又奪喬氏兼取劉家財物以潤其
囊槖喜氣揚揚傲視天地自以為雖范蠡之載西施浮五湖未
足以方此行矣盛備酒饌相對盡歡清自彈琵琶喬氏舞霓裳
羽衣之曲以助其興以足其娟清執喬氏之手而自詑曰可笑

我劉延壽偶作一首之詩使我得太守以絶代之色讓我而作配所餘者唯渠一空殼而瘴毒侵之則安能支撑乎喬氏笑曰是君之百福俱備此後則終日穩對達夜同衾夫誰之恩夫誰之禁乎翰林行之半年十生九死才到謫所山川荒絶風氣殊異大風撼屋毒霧漫天非人所居之地也留之未幾病於水土日漸危重既絶醫藥之路又無保護之人委頓床席惟待命盡自歎曰微董生之惡我豈至此謝氏初言董生非正人不可近我不用其言自速禍網誰怨誰咎有死而已以今思之謝氏誠有知人之鑑而我迷而不知自有防微之智而我愚而不寤處事乖理認賊為子歸見先公當作何顏仰屋長吁流淚滿腮心緒膠擾病日益劇氣力漸綴將不復起矣一日夢有白衣娘人携壺而來曰相公之病勢殆耳飲此水則可療矣翰林曰君

是何人顧念至此答曰吾在洞庭君山久後自當知之矣遂置壷
於庭中而去翰林覺而知之莫知其兆矣翌朝奴僕掃庭譁然
相告曰恠哉恠哉水湧於平地上矣翰林扶首而見之則正是女
子置壷之處也深源浩浩其味清冽試飲一杯則神氣頓爽如
吸甘露瘴癘之毒雪消氷釋四肢輕快顏色如舊觀者莫不驚
訝翰林仍築土為井旱澇不為加損數十里居人爭來汲取而
不盡焉韋州一境永無土疾為善地後人名其泉曰學士泉董
清與喬氏赴任之後專以貪饕為事浚民膏澤奪人財寳
半則自肥半則事崇而猶未知足更乞於崇曰児子雖欲竭
誠顯孝而邑小無産不得稱情倘宰南方産貨之邑則庶㬋
情悃矣崇乃上疏力薦陳留縣令董清本以文學得用兼
有牧民之才政如召渋治邁龔黄宜示寵答之意未幾桂

林太守有窠崇以為桂林南方巨郎金銀淵藪而南方商賈所會之處遂以清為桂林太守清與喬氏卜日赴任焉

使君載妖女　貴客逢故人

是時天子冊封皇太子大赦天下劉翰林亦蒙恩宥將歸田里翰林素是京師之人也而嚴崇方用事不欲復入京輦先世庄土在於武昌擬往其地以終餘年收拾行裝累日跋涉至於長沙之境時值春夏之交日氣炎熱行役甚困思欲少憩下坐路傍林木之下放馬齕草班荊而坐心裏想道余賴神明補佑得返田里幸来官屬同會一處起陳荒之田釣江湖之魚終為聖代之閑氓則豈不樂哉因矯首騁目心甚快活俄見執紅杖擁青盖者自北方遝遝而来呵嗔禁路行人僻易翰林潜身林下而窺見則一官人白馬金鞍騶從如雲風飈雨驟瞥眼而過細

看則乃董清也翰林驚駭反覆思惟曰這漢那間爲高宦乎觀
其行色非刺史則太守也這漢措余於嚴崇必因緣得此非分
之職耶俄而呵路之聲聞於十里翰林縮伏深藏待其過去從
大路而行入店点心偶見大門之家有一女娘乍入乍出頻頻
注目忽然趨前而拜曰相公何其在此乎翰林諦見則乃雪梅
也大驚問曰余幸蒙恩赦將歸于北而汝從何處來此乎家中
擧皆穩安否雪梅對曰何可以一口盡告乎老爺得見俄者過
去行否翰林曰見之矣未知董清得爲何官此則姑捨夫人與
公子無恙耶雪梅曰第二行知其許耶翰林曰不過爲董清之
內眷而余豈知其誰某乎雪梅曰董太守內眷卽喬夫人也小
婢亦陪行而適爲落馬將欲更衣而暫入此矣豈料得拜於老
爺千萬夢寐之外耶翰林驚愕怳良久如癡曰世間何有是

事乎佘須細陳其由雪梅曰小婢亦有欺天背主之罪伏乞相
公寬假之使得直陳無隱翰林曰既往之事不必追咎但須直
陳以釋我疑雪梅叩頭而泣曰謝夫人待婢僕如父母之愛赤
子而臈梅誤听喬氏之言如此如此使妾偷出玉環如此如此
媒進妖巫使謝夫人被誣戕殺掌珠使謝夫人見黜臈梅之罪
實貫盈而妾亦被其脅迫終作誣訐妾之罪犯萬死有餘喬氏
與董清私奸已久家内無不詳知而畏死含默不告相公此婢
輩之不忠也埋凶之變出於喬氏之手而李十娘主之假書之
謀發於喬氏之口而董太守寫之潛偷相公之詩以挑嚴相之
怒董太守之奸計而喬氏之所賛也此其大畧餘不可悉相公
登程未久董生因勢得官喬氏盡取財寶自遂董生謝夫人日
用之粧奩盡啟喬氏之橐吾相公世傳之僕隸反供董生之使

役妾雖賤人未嘗見如此悖理之事亂常之變也喬氏與董生之後疾妬滋甚侍女如或出入於前則輒施淫刑百端恐喝妾亦難保如縷之命而不知死日矣出示臂上炮烙之痕曰去慈母敢虎穴是誰之咎翰林曰獜兒在何處雪梅曰喬氏率公子至濬沱河使妾投之江水妾暗置於蘆林間瞞告喬氏謂之已死而或慮先老爺不昧之靈有默佑使近處人收以養之矣翰林大呼氣塞久而乃甦曰獜兒若僥倖不死則伱乃吾家恩人前日之過又何足責乎然道傍棄兒餓死丁寧必不免爲牛羊之踐鳥鳶之飼矣仍哽咽不能言雪梅告曰喬氏董清皆我仇讎而相公遠在無處告訴觸其威怒危禍立至故不得已抱羞忍憤爲其使役矣今則天時已回幸值相公伏乞相公帶小婢而去無令更辱於讐人之手下翰林曰汝言是也然

我與蕫清相值道中身雖隱避渠之不見吾面目未必可也喬氏所帶婢僕太半吾家人我雖不見而渠輩或睹我之儀形則豈不能知其舊主乎渠輩自相傳說之際若或語泄則喬氏與蕫清相議必出謀害之計豈不殆哉吾既生還日後無善處之道乎汝姑隨往以待我處分雪梅出去旋即入告曰忽卒太甚未告一說耳昨過鄂州遇廳人語則有一宰相家婦人欲往長沙投水而死慮或謝夫人欲往杜推官任所未及得達而死矣或推官已遆還京轉向他處雖未知其詳而既有所聞故敢此仰告言訖即出去此時喬氏正疑雪梅之久不來日暮後始至問其所由雪梅荅曰落傷之處殊甚痛苦未能速來矣喬氏性本多疑猶未信聽使人密問於馬卒馬卒曰入店之時遇一行人與語而來故行自遲耳又問曰其行人云誰耶荅曰

問于從者謫客劉翰林被赦而來云矣喬氏問其形容行色知其為劉翰林急與董清議之清大驚曰余料此漢必為南方之鬼矣至今生存蒙宥而還他日得志豈肯置我於度外乎急發健壯丁十餘人分付曰爾等從大路追及延壽昏黑之中佯作賊狀斬其頭而來示耳目甚煩慎之秘之衆人聽令而去雪梅始誤於臘梅以助其惡仍為喬氏之心腹而自免危怖且董賊淫穢日甚奸徧婢僕無餘喬氏妬忌日甚手殺數人雪臈兩人其切最多而萬端凌辱常有欲害之心雪梅悔其事含冤度日而無處往訴矣偶逢故主開懷盡說而及見喬氏董清相議自知不免遂自頸而死喬氏果欲殺之訪之則已死矣翰林沿路而行抵頭自嘆曰余實愚迷信聽妖諂自絕賢人惡積罪盈身危家破上不得奉祀先祖

之祠下不得保全妻孥之身漂泊他鄕去無歸處非獨爲萬古
之愚夫實覆載間一罪人也夫婦之義已絶於夫人父子之情
無賴於獜兒罪犯倫紀生亦何爲行到剸州盤桓洲渚逢人則
問謝氏消息無所知者雖或有酬酢之說亦不詳焉翰林尤切
氣痛江村漁舍無處不到而死生間莫知其真的之報矣最後
有一人言頃於五六年前果有京師宰輔家眷下於長沙船人
之船方住於懷沙亭村舍矣往問則可知矣翰林大喜即往而
問之則村人齊云果是矣曾於某年某月間有一年少夫人衣
白衣率老嫗叉鬟乘舟到此登彼北亭半日玩賞仍往他處矣
傍有一女子曰其夫人行色慘惔哭聲感人豈有玩景之理乎
我聞其時溺水而死云翰林聽罷五內如裂氣淚泉湧欲尋夫
人之跡暫上於懷沙亭但見楚水萬丈吳山千疊閴無人聲猿啼

鶻哭而上下彷徨不忍捨去仍讀壁上古人題咏有白斷柰柱
而書一行曰某年某月日謝氏貞玉投水而死翰林大聲一吽
氣絶仆地從者救之扶而起之哭不絶聲以手叩地曰使夫人
至此者延壽之罪也雖欲噬臍何可得乎吾何以擡頭而見天
擧目對人乎祖宗之靈以吾為何人夫人之魂視我亦何人吾
不能鑽地而入亦不能投江而死顏何以贖吾罪而塞吾責也
臨江獨立放聲大哭波濤為之嗚咽天地為之慘黯夕日沉而
風淒冥烟起而雲愁湘靈鼓瑟之聲聞矣洛妃凌波之步杳然
翰林之悲懷夫人之哀怨前後一般矣翰林欲設薄奠一以慰
無主之魂一以表悼亾之情乃與從者還故村舍以明日買酒
市果而奠之呼燈拈筆欲草哀詞而悲懷抑塞流淚濕紙達夜
沈吟未成一句從者困倒鼻睡如雷忽聞窓外人語諠譁喊聲

大起翰林驚起開户視之則一隊幺獰之徒或持大杖或提利劒突入厲聲曰劉延壽慎莫逃走翰林大愕投筆未及喚起從者蹴開北窓挺身躍出衝突家丗蠻林不卞東西顛倒疾走岌岌如脱籠之鳥遑〻如漏網之魚矣才到百餘步回顧則火光漸近追趕甚緊一陪吽苦流汗至踵林盡路窮大水前阻身無羽翼不能奮飛正尔蒼黄之際怳聞賊徒相謂曰延壽必匿於江畔林藪渠何升天而入地乎搜覔於左右林下則可得矣大把亂〻逼近翰林仰天長歎曰余豈料死於此地乎吾將葬骨於魚腹中矣直走江頭忽仍風便聞有人語翰林曰江或有漁舟乎遂趨向渡口月色如畫有一隻小艇泊於沙汀兩人坐船頭手弄蒼波口咏古詩曰

綠水明秋月　南湖採白蘋

荷花嬌欲語　愁殺蕩舟人

又有一女和之曰

江南春已暮　汀洲採白蘋

洞庭有歸客　瀟湘逢古人

歌罷兩人對坐意氣安閑原來謝夫人自聞夢中舅姑蘋州濟人之說着在心中未或敢忘問於妙姫又知蘋州之在此而但未知所當濟者何人也荏苒之間六年已過時又四月之旬後謝夫人言於尼姑曰舅姑夢中之教分明在耳而以年計之則轂已周矣以月考之則時且至矣欲趂望日試之於白蘋洲尼姑曰小尼亦於前宵偶得一夢菩薩顯聖曰謝夫人夢中之言汝亦聞乎劉翰林厄會未盡奇禍又迫汝若不救則負吾以甘液救病之誠也江月將圓時不可失月滿之期非望而何夫人

既承少師之囑少尼又荷菩薩之教事已前定今復何疑即與夫人及女童艤船於此待之久矣翰林急呼曰女娘々々救我救我尼姑即自船窓出來謂女童曰須速泊舟載彼相公翰林慌忙上船曰有賊追後須速離船遂急移船之際賊群已到大呼曰須回泊彼舟不然盡殺尓等女童不荅撐舟而去賊曰彼上船者乃人殺之賊也桂林府董太守發送等吾使之捕得尓若捉付當受厚賞若或違令則太守亦將拿致尓等與賊同戮矣翰林方知其董清所送乞不勝憤然乃謂三人曰彼皆詐言我是劉翰林彼則真強盜也須勿信彼言也女謂衆人曰你們皆悖逆之徒也吾豈信聽乎衆人咆哮大唱曰你么麼女子敢拒官令將欲何之女子大聲擊楫而歌曰滄浪之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船行甚疾已在中流賊衆知

不可及盡散而去時落月西傾曙旭東升舟已到泊於君山之下翰林方寸少定拜謝尼姑曰師傅未知何人而救活延壽之殘命乎尼姑扶而起之曰相公無用俯謝速入蓬囱與故人相見焉翰林不審其所謂忽聞蓬底隱隱有女子之哭聲耳

奸人悪稔身斃　天道否極泰來

翰林入船囱有一夫人以素服出迎翰林俯伏而拜於是曙色朦朧之中不見其形只聞其聲則恰是謝夫人也翰林癡疑交集神魂恍惚一場大哭始問曰夫人鬼耶人耶抑夢耶真耶吾能料死不能料生不自意得復見夫人於此矣夫人垂淚而對曰負累餘生不自死滅至今苟活復拜尊顔感愧交至第未知相公緣何至此翰林曰無信無義之人實慙與夫人相對而聖人猶許改過夫人幸須寛假聽此劉延壽滿腔之言仍將謝氏

離家以後事雪梅長沙路上之言細說一編及喬氏與李巫做
作呪咀教董清僞造凶書之語謝氏曰家有如此變亂而妾則
不知矣翰林又說喬氏與雪梅盜玉環還冷振逞凶謀之言夫
人曰相公不言則妾冤雖雪九泉之下亦不得瞑目矣又道董
清指嗾臈梅壓殺掌珠誘賛雪梅推諉謝氏又偷出詩篇往想
巖丞相搆成罪案竄逐幸州而終始與喬氏謀議之事夫人相
公之被禍無異於妾之遭讒而妾則為方外之人茫然不知豈
不痛哉又說喬氏盡取家産隨往董清謝夫人不荅又說喬氏
至濤沱河沉棄麟兒之事夫人大哭翰林亦哭又說雪梅暗置
林中之事仍曰天或相必不死矣夫人曰雪梅之言何足取信
縱不免沉水性命必不保矣翰林與夫人一時大哭殞絶倒地
翰林曰昨到懷沙亭上獲見寫柱之書決知夫人之投水欲設

薄奠以表微誠而猝遇董清所送凶徒蒼黃脫身而盡失僮僕不料死所得賴夫人之救未知夫人何以知此身之危而泊舟待之懷沙亭所書亦何故耶謝氏曰欲說往事徒增傷感而旣承盛問請述其槩曾在墓下陷於奸謀幾不保餘生而夢謁舅姑所敎神明故避禍南方托跡禪菴此地今日泊舟滑君皆夢中舅姑之所敎而師傅之攸助耳不然妾實不免奸賊之禍亦何以見今日也懷沙亭題柱以死自分而苟此師尼之救得免魚腹之葬目決之書來此之時緣忙未除矣豈知入於相公之眼乎翰林顧謝妙姫曰師尼原是羽化菴妙姫而阻信已久茫昧不識矣初我兩人之緣師尼紹介今我兩人之命師尼救活死地相逢斷絃復續將何以報師尼之恩乎妙姫曰是皆由於相公及夫人之洪福天高地厚也老身何與焉然此非說話之

地也請往小菴從容可也遂與下船上菴洒掃客堂而處之乳
母丫鬟亦各出拜翰林而泣翰林謂夫人曰吾雖得脫死地而
家已亡矣身已辱矣將欲南赴武昌躬耕薄田小成家道陪來
家廟閉門省愆讀書補過夫人不念舊惡終不相棄今可同行
否謝氏歛袵曰相公如不棄妾妾豈敢棄相公乎妾之托在此
處不得已也相公方在困頓之中妾豈無契活之心哉第昔日
相離之時既會宗族而告祠堂矣今若復入豈無節次乎妾不
敢記念前事女子從人最是大節既出復入亦係變亂何可苟
哉翰林曰余未及思之夫人之言於禮正合余先去奉來家廟
尋得狳兒備禮迎夫人矣夫人曰相公之言是矣而第念相公
一身單孑無依董賊之邑距武昌不遠若知相公之在彼則必
復遣凶徒陰以害之念及於此不覺寒心祠宇奉安夫婦完聚

雖是急先之務而妄意則不如姑徐變名藏蹤使人不知為舊
翰林而以觀前頭事勢之如何而處之也翰林曰夫人言誠如
金石余當從之但董賊才臨桂林必不輕遞矣夫人曰不然天
道互環事機多變善惡之應報施不差奸如喬氏惡如董賊者
安有不敗之理哉相公姑待之翰林曰諾遂相與叙舊翰林曰
曾在謫所重患水土之疾夢遇君山神人賜以甘水沉疴去體
仍得不死今日又逢夫人於此豈不異哉夫人曰此必觀音之
神助也共就佛前焚香而拜是日翰林獨宿於外堂明日妙姬
備船送於岳州翰林與夫人揮涕而別到岳州覓得故船潛乘
而行留別妙姬往到武昌則變亂之中相失之奴僕皆已來會
於此矣得見翰林歡喜踴躍如逢再生之人原來賊黨只追翰
林不害他人故奴僕皆得全生矣賊衆失翰林故報董清ㄷ
ㄷ

與喬氏大懼相議曰吾與延壽勢不兩立而必殺之以除他日
之憂更令窮尋去處渠之赴任於桂林時洽振在京賭博盡失
家產窮無所遂投桂林依於董清〻甚喜留爲心腹凡牟利
肥己之事無不與之同議錙銖不遺分毫是析富貴之家構成
罪惡殺之而籍其產往來之商飲毒害之而沒其財毒流一境
害及隣州民視之如毒蛇猛虎而以其與嚴崇相表裡作威作
福勢焰熾盛莫能誰何喬女到府未久鳳雛病死可知其天報
之昭〻也騰梅受胎於董清喬氏猜嫉如讐秉清之在外以術
壓殺詭言病斃清莫知其殺死矣桂林大州也文簿旁午詞訟
甚煩所屬列邑有事輒巡清在府之日無幾洽振遂奸喬氏偃
然同枕正若在劉翰林之家與董清交通而無所顧忌出入真(夜入)
謂之此也清終不得劉翰林之蹤跡心不自安如坐針氈益竭

誠心諂事嚴嵩辦得十萬貫金珠寶貝等物使冷振領去以賀丞相之晬日冷振及到京城聞天子稍覺嚴嵩之奸削奪其職放逐田里籍財納官振大驚思想董清貪黷之罪在法當誅而人畏嚴嵩之勢不敢發口今則氷山已消社鼠何依董清亦將不久矣今不如從中用計坐收漁人之功即詣闕下擊登聞鼓奏曰臣本以北方之人有幹南方傾過桂林目見太守董清不公不法逞凶逞惡黷貨殺人刼財害民雖不干與於臣而不勝憤惋之忱敢替愁怨之民陳其妖惡之罪遂條上董清付托權奸竊取官祿刼掠商賈剝害生灵集聚凶徒作為家丁將生不軌之謀一十二條件奏聞天子震怒乃下其奏於朝廷遂繫董清詔獄本府覈得實狀與冷振所奏如合符契嚴嵩已廢孰能救護之董清雖有鉅萬之財莫逃三尺之命具五刑處斬於長

安市上人皆快之官籍其財黃金三十萬白金五十萬兩其餘
珠玉錦繡之物不可勝計妻妾奴婢自官斥賣冷振納價於官
買取喬氏而久住京師恐露奸跡遂與喬氏將向山東喬女雖
遭一場禍敗追隨冷振本其所願且有隨身奇貨數箱兼得冷
振賫來十萬貫金珠在其手中兩人甚是快幸雇車分載過於
東昌府境上喬氏驅馳遠路勞憊太甚冷振於店中沽酒買肉
以慰喬氏兩人沉醉倒睡矣車夫鄭大素是賊黨見其行資甚
富流涎久矣是夜乘其醉倒盡取其財寶而走兩人醒後始覺
只自氣騙而已赤手難措糊口無計不能前進仍留此地跟尋
鄭大蹤跡有同捕風捉影竟未能得焉一日天子臨朝語及守
宰侵民之事仍問於左右曰頃見董清罪狀真是國賊初因何
人而薦進乎徐承相陛奏曰董清初不知何狀人而嚴崇薦爲

陳留令其後崇稱有治續又表請擢用為桂林太守矣上曰朕
今思之嚴崇果以文學吏才薦之矣以此推之嚴崇所薦皆是
小人所斥皆是君子即令吏部汰嚴崇所薦百餘人擢用其所
斥見者以前諫議大夫海瑞為都御史翰林學士劉延壽為吏
部侍郎寵獎清廉愛民者成都太守杜億等皆陞京官且設科
取人飭禮部公取儒士謝給事之子景顏纔闋孝服娶妻保家
而家道亦稍康矣初因謝夫人之寄適知其往托於長沙矣旋
聞杜推官移拜成都欲走報於夫人而登程已久云意謂已到
長沙隨往成都而已實未知中路狼狽歷盡無限艱難也分
離以來音耗頓絕不堪同氣之情槐花已黃無意赴科時欲雇
舟入蜀問其存沒矣偶見邸報知杜太守已為順天府尹量其
入京之日必與偕來遂停行在家以待杜夫人之上來而兼做

科工矣俄而科日忽迫謝生才觀三場而出則杜行已到矣謝
生卽往見而問妹兄之消息府尹墮淚曰謝兄未聞令姐之奇耶
學生曾在長沙時令姐果得南往之船將欲依我矣令姐未到
長沙學生移赴成都令姐路窮投於湘水適有何人救去而莫
知去處矣其後得聞船人語送人於瀟湘多般求覔而消息杳
然且於上年得聞湘人語則劉翰林自謫所來到湘江得見亭
上謝夫人所寫文字知其溺死痛哭將欲設奠矣其夜爲賊黨
所追不知去處云此則必是劉兄而朝廷方以吏部侍郎召之
莫知存沒劉兄無事亦不可必也謝生聞之大哭曰若然則吾
兄性命已不保矣杜尹曰湘江之人多言不死謝兄須勿過哀
更加尋問可也謝生然之還家治任將欲往尋科榜忽出生得
黜二甲卽拜江西南昌推官南昌距長沙不遠不以登第爲喜

而以尋姐去處為幸遂挈家赴任焉是時翰林避董賊之禍藏跡改名自稱學士武昌人亦無知者課僕力農以資朝夕送人君山供給夫人一日家僮自君山来報曰小的過岳州偶見掛榜於四門書相公名訪其處去小的密問於人則皆曰劉翰林今拜吏部侍郎自朝廷馹召於謫所則已遇赦歸北久矣掛榜以尋去處云故敢此伏達翰林商量曰嚴崇尚握朝權則此職必不到我矣即就武昌府通刺於太守太守大驚忙出迎拜曰聞老先生除拜吏部自朝廷馹召未知去處矣未知先生從何到此耶仍示邸報翰林始知嚴崇之敗董賊之死故寫一札送于謝氏傳其得拜吏部承命之意且曰董賊已死嚴崇奸已廢方今朝廷雖無小人自以瑕釁之蹤難堪清顯之職乞故南方一邑當送迎矣侍郎不敢久留發程向京沿路知府知縣相送相

迎乃抵南昌地方官遠来迎接投呈公狀視其姓名則乃謝景
顔也初不知爲誰某及其相見未叙言頭謝推官淚已被腮矣
侍郎曰既無舊顔且乏通家好緣何悲慼一至於此推官曰一
别姐〻死生莫知今拜尊顔寧不悲慼侍郎方認其謝公子一
喜一悲握手而泣曰延壽遇迷自絶無罪之令姐到今方覺四十
九年之非矣與君相對慙愧何言推官尤切哀慼曰妹姐心事
今雖暴白妹姐去處無路得知尤不忍悵怛之懷侍郎曰賢弟
尚未知令姐之所在耶因将前後委折一〻細傳推官不任喜
悦謝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妹兄始雖見溺於奸人終能自反
於善道可洗前愆也謝推官已送侍郎以書啓告夫人曰
舍弟南昌府推官景顔頓首上書于姊氏座下竊想否極泰
来天道之常禍盡福臻人事之恒何幸天道復於今日人事

亨於吾家豈數與時者存乎其間乎噫禍亂之時尚忍言哉
姊氏始向長沙第不得送之流落湘江第不得救之孔懷之
果安在哉嗚呼西風蕩江湖栖泊無所飢寒路歧性命難保
而惟姊氏全一節於顛沛之際得一生於險阻之中豈非門
戶之光先靈之助也姊氏欲投滁渊始因杜公而聞之來往
君山旋遇妹兄而知之喜甚而不知其喜悲極而不知其悲
悲喜難獲正指弟方寸而道也弟藉祖宗之餘慶荷姊氏之
勤念忝冒科名佐貳南昌而不以弟之一官為幸惟以得聞
姊氏之安寧為一家之慶不知所以為心也妹兄亦復清顯
之職上奉先祖下保妻子可以期也豈不為姊氏之洪福乎
今方請由上官束裝以發而問候之禮不敢少遲先以尺素
替伸滿腔之懷伏願姊氏千萬保重焉

南昌府官人至君山仍尼輩呈其書于謝夫人夫人拆見驚倒不省人事久而氣定喜色已津〻於眉宇間矣仍修覆書付送

其書曰

噫人之所重者先生而念之已久人之所動者禍福而任之已多更無関事覧此心膓惟有一念未嘗不縣〻於君而湖水黏天人跡隔世一字音信無計相通日月流邁凶禍已閲而尚未得一哭灵几前以泄終天之痛自愧人理滅絶縷命支離乃者賢弟一札遠及世外披玩慰豁奚啻當一面耶况立揚雲路展布志氣先人遺緒庶不墜地人家大慶孰愈於此乎嗚呼板輿之奉榮莫大焉專城之供養之至也風樹不停榮養莫逮哀痛之情君與我一般矣向来危禍之慘顛躓之困言之氣昏思之哽咽不欲提起慽我賢弟之心也官事

有瓅撥忙一来心緒錯莫草〻不具

且說侍郎重入脩門祗肅恩除天子特垂嘉奬深悔見欺於佞臣侍郎拳曰聖恩如天粉骨難忘臣本庸踈且經禍亂顧念自量有難供職願得江湖一縣治賦理民欲報國恩之萬一上快允曰卿意如此朕難强迫亦試治民之才特除延壽為江西布政侍郎叩頭謝恩来尋舊宅則塵埃堆積於中堂草木蕪沒於祠前墻壁傾圮庭除荒凉無復昔時繁華之跡矣奴僕盡散無餘只有猶見乳母𫲅數人自小閣中出拜伏地號哭曰今日何日乃有是事侍郎入哭於先祖祠堂即往拜杜夫人夫人泣曰七年之間人事累変聚散無常榮辱有數言之無益而衰朽之身迄今生存復見賢侄於久濶之餘矣侍郎曰叔母頻年辛苦於道路而顏貌不改於疇昔足以慰下懐矣小侄不肖孤負盛

教出無罪之妻速亡家之禍今拜叔母更有何言荷聖主之恩
而萬死生還賴祖宗之靈而夫婦重逢是豈思慮之所及哉侄
方欲改心易慮昨指悔過伏願叔母不責前過曲垂怜恤焉杜
夫人驚喜曰誠如汝言謝氏果恙(无)乎賢侄既有悔心余何追咎
第未知執迷之見何以能改出送之妻何以復耶侍郎具首尾
細告夫人夫人揮涕曰悲夫賢婦喫盡許多辛苦矣翰林宗族
謝家親戚亦皆欣喜來賀侍郎侍郎萬事關心不能久留奉別
杜夫人即向江西謝推官亦其管下適有疾病未作君山之行
言於侍郎曰余亦欲與賢弟同往而守土之官不敢越境賢弟
須先往率来余當出境而迎之矣於是謝推官装大船備諸具
浮江而去布政寄書於夫人具賚金銀彩緞於妙姫以謝其恩
謝推官行到君山夫人已見推官之前書知其早晚来到矣妙

姬乂鬟等出迎拜於船頭護入庵中與夫人相見兄弟相離七載于茲死生苦樂邈不相知况兒童長成已作朝士得意亨衢不墜家聲夫人喜悅之心豈但為邂逅而已相扶痛哭不知所言夫人見布政書知其為近道方伯而謝推官亦其管下尤以為幸推官向妙姬款款稱謝取侍郎所送金銀及自家禮物以表其誠禮數甚夥光溢室宇妙姬謝曰此無非兩相公及夫人洪福亦天之所賜神之所佑小尼何功焉敢當厚禮乎辱賜之物却之不恭謹用於佛事為兩相公及夫人祝千壽而祈百福矣於是推官留宿外堂翌朝謝夫人將發行妙姬及女童下山相送垂淚而別各稱保重焉行到江西之境劉布政已出徒於界上矣雲帆彩幕耀暎於江水玉節紅旗掩翳於汀洲兩船相近侍婢奉獻新製衣裳於夫人夫人始脫素服換着華衣與侍

郎相會人世之樂事極矣天道之禍福信矣衆妓擁道各奉其
樂笙鏞秉天鼓樂動地府中直上家廟祗謁祖宗布政作祭文
以告更迎謝氏之意辭旨悲切聞者隕淚其文曰
不肖孫延壽越宿齋沐敢昭告于祖宗之靈伏以天叙彝倫
其目該五君子脩齊家資內外分主敬祖敬宗事父事母家
道用成人紀克樹托始造端陰陽斯普曰惟謝氏系諜華譜
操行以禮飭躬以矩早咏桃夭逮事春府誠孝有光辭氣無
忤奉我蘋蘩責我門户李樹孟案貧窶寔有令德偏荷眷撫
因以賢頌數受奬詡奄遘凶憂與共草土敬恪不愆恩義有
愈子實不肖處事麁粗晚蓄邪媵蠱於媚嫵以賤加尊簧舌
頻鼓迨夫夢熊讒布禍罟怙寵益恣是詐是舞陰結妖巫譖
和奸竪為牙為爪若翼若羽謀凶竊佩變慘瘞蠱自絕天倫

瞞我激怒徒信椐蜂莫卞市虎出陟太遠雖悔曷補致令糟
糠飄泊湘浦無全其節兒失其乳大江春波苦竹夜雨哭聲
氣々倦跡踽々困依江臯飢托廊廡志决沉渊名表書柱轉
依禪門與尼為伍俗跡跙踣生理靡監微栽之故曷羅此苦
噫吁小子亦被激怒始坐詩案終貸椹斧行吟楚澤攬彼宿
莽風土傷性瘴癘成瘉身飄落葉命危弱縷陰涯充草忽燭
和煦賦鵬如賈觧絅同禹顛踣龐驕于水之衍人憐匍匐衆
咲檻褸薄言稅駕于彼村塲餘禍又熾遠逢賊虜群党皷吻
病僕戰服夜色蒼々江月未午庀舸撒水一聲榛櫓終獲利
涉先靈所佑短蓬乍揭恍惚有睹舊緣重續新歡且睹齒酸
靡家計功安堵有田武昌厥土腴々與在食魚將理農圃恳
及簪履榮溢珪組強入倫門来夾故宇驚魂莫収散財塊腐

乞守外藩斗印一部出建牙纛坐享廂庾軒排白燕鼎列翠
釜榮養莫逮何恃何怙亾家辱先寔是自取及今開悟益訟
愚魯徽不能防漸不能杜有耳而聵有目而瞽悔深咋指悲
切不吐愆尤山積敢比人數修行補過擬繩先武詩禮有訓
更名肺腑祠廟是奉夫娘團聚何顏展拜汗流仰俯裳服維
新對語仍古聯裾進退並眉傴僂虔恭露誠瓣香一炷茲其
具由敢告列祖

江西大小民人等一時來會賀其夫娘之團會兄弟之完聚以
爲一道勝事千古之奇遇焉內外設宴盡醉而罷翌日謝推官
請夫人到衙中拜謁於父母靈筵仍設一宴喜氣一新而惟以
潾兒不在膝下布政與夫人無時不悲忽忽焉無以爲懷多歲
家僕尋潾兒蹤跡終不得焉時序荏苒已一年矣夫人從容謂

布政曰妾願獻一言相公其肯納否布政曰夫人有言豈敢有違夫人曰妾當初謬薦妖人以誤相公之家身經萬端之苦于今思之毛骨竦然顧今事勢與前大異妾年近四十而絶産已久更無所望豈可因噎而廢食不念後嗣乎布政曰夫人之言毋所不從而獨於此言決不施也憐兒死生亦未能知尋常痛結何以念及於後嗣而又蓄毋益之賤人乎夫人曰相公何不思之甚耶妾亦懲羹之人也豈無戒懼之心哉三千之刑毋後爲大妾每從相公拜謁祠廟一身無依形影相吊目前無一塊肉祖宗之祀危如一髮非徒吾夫婦之傷心想得祖宗之疚懷凜凜惕惕心不自安相公亦其不然乎布政曰夫人之言雖似有理而憐兒之死生猶未的知夫人之年亦非絶産之時待夫人年老當徐議之乎夫人商量曰相公之此言不過稱托而益

深懲前事慮或新人之不善耳始吾年少未諳事理終為喬女之所陷若其德性之美如湘江林女則有所何慮哉曾聞妙姬之言林家女子非特容貌之美有多産貴子之像今若求之無過此者但計其年齒似是從人來時行忙未及再問仍念蒼頭遺骸不可不葬皇英冥佑不可不報妙姬厚恩不可不酬曰此三事送人禪菴則林女去就可得聞矣遂懇於布政叢送家人傾出私財卽具棺槨以葬蒼頭之屍親自製文以祭其文曰

昔我南邁路入炎徼媼愁老病又嫌藐少惟尒恪勤再諾一名其誠則至其志則卲尒病于瘴毋藥可療尒果不起我徒哀呼哀痛忠懇天何不照債瘞尒骸于彼荒嶠更有今日初豈逆料裏草孤墳隅我遐眺跳波嚙岸鬼哭猿嘯江雲黯〻江月潛耀尒魂莫招我心如悼玆遣侍隸往奠寒峭薄醑是

浣辦香是焼尓其歆此寔我𠩄醮

重修黄陵廟以謝皇英之灵且送金帛於妙姬及林氏以致銘感之意妙姬以前後𠩄得之物大作一庵仍其舊𦗟曰脩月等九層高塔於君山絶項之上名之曰夫人塔乂鬟到林氏之家則卞氏已沒女子獨存見乂鬟大喜問夫人安否乂鬟以夫人之言授其金帛女子再三稱謝而受之乂鬟故報夫人夫人既幸其宿願之得遂而仍知其女子尚未從人必欲為布政而娶之矣

謝氏得獜兒　喬女受誅戮

當初雪梅不忍殺獜兒棄之林中而去荊州人阮三者以興販至此偶過林前聽得兒啼之聲恠而入見則年甫四五歲兒卧於叢薄之間而容貌俊秀肌膚如玉阮三以為此兒像表非凡

若賣於母子之富人則必捧高價矣抱歸船中周流江湖而未逢願買之人及到武昌猝值大風十餘商船一時盡覆阮三之船亦出沒驚濤駭浪之中檣楫盡破所載失而竟不沉焉為風力所驅抵於華容縣阮三與憐兒雖保性命囊槖盡傾望門行乞糊口極難知憐兒之將難收養乃棄置於林家籬外而去是時卞氏與女子同宿夜得一夢籬外火光大起直燭于天出而視之有一獸卧之而其鱗如玉頭生一角非龍非虎亦其奇異大驚覺之乃南柯一夢也林女心異之出視獸卧之處有一小兒形容奇特遂抱入內卞氏曰歲極凶荒必是遺棄之兒也吾家亦貧何以收養女子曰母親母男子收養此兒作為己子則甚是好事且夢兆如此他日必貴之兒也卞氏從其言養而子之未幾卞氏不幸亦得病而死隣里之人皆知其女之賢且美

欲娶爲妻者甚多女子皆不許但曰時在喪中且又女子不能自主己婚有出家叔母請而主婚然後方許人蓋女子之言雖如此本不樂爲農家之娘欲從其叔母出家而以翡兒之故時未決矣謝夫人送乂鬟来也翡兒適出隣家故乂鬟不見而去矣夫人以家林女子之事言於侍郎勸之曰妾傷於虎者林女之性行如有一毫可疑之跡則何敢更薦於相公乎況此女乃妙姫之姪女也如非妙姫則吾兩人何以重逢相公獨不見妙姫之面乎侍郎感其至情始乃許之夫人大悦即送乂鬟于林家通其好意林氏曰相公與夫人不以妾爲陋欲以爲侍妾〻之榮幸極矣豈有他意而但母喪數月未畢且有家内未長之甥此兒不可率往於府中以此爲慮乂鬟曰此則當稟相公及夫人而處之但前日来時未見有兄弟也年紀幾何忽有一兒

自外而入年甫十一二眉目清秀風彩俊邁與鄉村之兒大異焉
林氏不言其收養之由但曰繼母所生年今十一歲也前日娘
子來時適因出他而不見矣乂鬟再三有意而見之遂別而還
以林氏之言悉告于侍郎〻〻曰待其喪盡云者其賢可知內
自深服夫人曰幼稚同生率來無妨豈以此為拘哉乂鬟復告
曰林氏幼娚恰似伶兒公子相貌若是得養之兒則實有可疑
而渠云繼母所生更無可問之事矣夫人曰憐兒死生間應在
北方何以來此遠地況歲月已久音容漸忘雖使生存而得見
實難記知仍嗚咽淚下侍郎擇吉日迎林氏容貌端正德性幽
閑過於夫人之言矣侍郎謂夫人曰此女則與喬家淫女大為
懸異矣夫人曰語云三折臂然後方稱醫妾之擇人豈不信於
風霜之餘乎滿座皆大笑林氏自入劉門之後盡心盡禮上下

和睦一日伶兒乳母適来林氏之房語及伶兒嗚咽不能言謂林氏曰前日乂鬟還自娘子之家曰娘子之幼娚形容年紀與憐兒公子彷彿云頗得一見林氏聽罷不能無疑問曰當初公子失於何處乎乳母泣曰喬女棄置於順天府滹沱河云矣林氏自念北京距此雖遠水路相通商船来往安知其非憐兒乎原来林氏姑置憐兒於外居從兄之家矣即送人率来俄而憐兒入来乳母對坐良久恍惚無語似有相知之態林氏曰果如公子乎乳母曰大小雖異骨骼完然公子額上有峭骨相公每言酷似先少師矣此兒亦然不覺愴悢林氏曰此兒果非繼母之所生而曾於某年某日得於水邊其時夢兆甚奇故收養之而渠每言我是生長於大家且能說林薄中遇人乘舟周流遇風来泊之事妾亦尋致詞者久矣今其形儀若是相符則亦不

能無疑惑矣矜兒聞此言笑而謂曰此姑必是我之乳母也夫人之辛我出去也留吾乳母使之守家母不忍離我〻亦不忍離母乃於路上啼哭而我尚不忘我何不知乎乳母抱持大哭曰果是矜兒公子也不然何以說道中别時事也家人震動奔告於夫人夫人顛到来見天理感通自不能掩一見形容方寸已動抱而痛哭曰爾能認我乎矜兒泣說曰尚記母親出去時事乳母抱我進於轎上母親更於轎内哺乳而去我何不識乎家人聞此言莫不痛哭〻聲震内外布政時在外軒方張文簿聽得此報徒跣入来則六七年前遺失之兒宛在房中矣抱持大哭良久定情回顧林氏細問其由乃曰爾於吾家實為恩人豈可以尋常姬妾待之乎爾須亦加謹慎毋負夫人之厚誼林氏拜謝曰天以公子授妾使之養育而已妾有何功辱教至此

唯恐損福耳謝夫人尤感林氏之晷待之如骨肉矣謝推官及管下衆官才聞此奇奔駢來賀各献賀物布政或受或辭南豐縣令所送禮物中有一隻玉環盖曾見已失於泠振者也布政大以爲恠盡却他物只留玉環而客散後邀入南豐而從容問之曰所贈禮幣不敢領受而所留玉環亦一重寶受之未安而第有一事此本吾家世傳之物也年前偶然見失矣未知先生得於何處願聞其詳焉縣令曰去年有一箇女子斥賣故偶以廉直買矣遭此大慶用表微誠豈意其老先生家舊物乎所嘱之人必在縣中當査以報矣卽還問於下吏曰向者賣環之人方在何處吏告曰在邑中矣知縣招來詰問曰爾夫何人原自何處流寓此地亦在何年女對曰夫性鄭也本居河間開封府矣上年從夫到此不幸夫死尚不得還家知縣曰前日所賣玉環

非閭家之物也余固已疑之矣今有一京人見之曰此乃御庫
之物曾已見失今方搜捕云尔若不告出處當捉送京師矣女
人戰慄曰小的當直告矣亡夫曾在河間為車夫矣一日多得
財寶而来妾問其出處則荅云冷振為名者偷取桂林守董清
之家庄與其妻喬氏將往山東而晦跡故亡夫與兄弟乘冷振
喬氏醉睡竊之均分矣俄聞冷振呈文於東昌府發人跟追之
故亡夫秘跡来此冷振盜御庫之物妾夫盜冷振之財若治御
庫盜出之罪則冷振當之妾夫横偷他人之財故罪重已死豈
可延及於小的乎知縣擧其本末回報布政曰山東少年無乃
是人耶訪問東昌則可知蹤跡矣布政即發伶俐家僮及官差
密使伺察於東昌時喬氏隨冷振来居東昌家産一空徒有四
壁飢寒切身不勝其苦日夜怨罵冷振曰我是翰林學士之夫

人桂林太守之室内身厭五色口飫八珍移步生蓮落唾成珠
而從汝以來辛苦萬端寧欲自刎不見如此景像也泠振所失
之財寶既未推得喬氏之辱亦難堪耐遑〻踽〻不知所措矣
適府中有故王指揮之子家富年少性且流蕩泠振見之曰此
奇貨可居遂與之交日〻引致於娼扉酒肆而逞詐飾智瞞取
其財家道稍饒衣食有餘矣王公子之表叔有作宰隣邑者聞
之大怒即拈公子而大加閑防發遣官差於東昌捉致泠振遂
以大棍打臀一百泠振殊死載歸瘡毒漸肆肌肉腐爛數日而
死喬氏尤無所依踽〻行乞徐州人趙婆適到東昌見喬氏之
美色乃說之曰以子之花容月態從我而去一身豪華何乃自
苦如此喬氏正在危迫之中欣然隨去遂隸妓籍呼為七娘喬
氏年雖三十春色未暮且有一曲霓裳羽衣傾動一時公子王孫

雲集露聚七娘之名譟於徐州布政所送家丁往來東昌密訪
冷振而頓無知者有一人言冷振欲推其失財出入官門矣未
久而死且無家屬矣問于諸處所答如一知其毋奈而還到徐
州入店沽酒而飲適見隣家楼上有一美娼捲箔而立望見往
来行人家丁一見知其為喬氏問于店主曰彼楼上娘子其名
云何店主曰是乃名娼喬娘娘也又問曰此州之人耶抑從他
處而来耶答云素是東昌人而来此不久矣家丁歸報冷振之
已死喬氏之為娼布政曰淫女必於冷振死後流落為娼矣仍
欲更發公差捉來殺之夫人曰彼罪雖可殺而今為娼女已受
無窮之辱天之報復亦云足矣而况官府異於私家豈可以鄙
陋之事煩吏民之瞻聆布政然之而必欲一殺以泄其憤惋之
心矣布政在江西三年上法祖宗之賢行内聽夫人之善導愛

民勤政持身以正教化流行一路大治天子特以璽書褒之擢
為禮部尚書〻〻乘馹上京路過徐州欲知喬氏之事先使家
人探於酒肆則七娘果是喬彩鸞也尚書停驂招見媒妁先賞
後教曰汝以吾言往說喬七娘如此〻〻媒婆謝其賜而往謂
喬女曰今者禮部崔尚書承召過此而得聞娘子之芳名將欲
娶為小室分付老身俾結好緣吾見崔尚書性情賢順風流奇
士且年未四十富貴亞於天子雖有夫人矇不治家尚書本無
鐘皷之樂娘子若入彼家則名雖為妾實則夫人未知七娘之
意如何喬氏自念寄跡娼樓衣食粗安芳年已暮前程有限盍
得終身之所乎況趙婆已歿去就自任遂欣〻許之媒婆又曰
相公與夫人同故娘子行色似有非便別作一行隨後而去待
入京城與之結親似好矣喬女曰婆言亦有理一如婆言媒婆

做報尚書〻〻具衣服首餙車馬僕従往載喬氏使落後一日
而来尚書入闕祇謝即還舊第大會宗族設宴稱慶此日謝夫
人與杜夫人始得相見離違已過十稔悲喜之情不可勝言謝
夫人命喚林氏謁於杜夫人曰新人不似前人夫人幸勿以前
人待新人也杜夫人笑曰傷弓而驚彈者物亦有之懲熱而吹
虀者人之常情而君之所傷所懲非特弓羹之比猶且驚吹之
不為是何過於情而過於智乎若使姙姒而遇斯地則必不肯
為是矣雖然娘子之鑑不能明於前而能明於後是可賀也坐
中皆大笑尚書告於杜夫人曰小姪於山東路上得一美人來
叔母其可見諸杜夫人曰賢侄家中一何美人之多也第欲一
觀焉尚書顧左右喚喬七娘来此時接置喬女於近地矣喬女
之轎漸近於尚書之門喬氏驚曰問此則劉翰林之第也何以

卒我而来此從者曰劉翰林謫去後吾老爺買居矣喬女曰我
固有緣於此家矣想必復入於百子堂也入門下轎乂鬟引導
階下蒙叢而言曰夫人坐於堂上須禮而謁之喬女視之則劉
翰林謝夫人陪杜夫人坐於堂上而羅列左右者皆劉氏宗族
也喬女肝膽墜落匍匐於地叩頭而言曰相公括我尚書厲聲
大叱曰淫婦〻〻知汝罪乎對曰妾豈不知雖擢妾之髮計妾
之罪〻尚有餘矣尚書曰汝有十二罪爾當初夫人戒汝淫樂
此實好意而汝以人譏之說巧讒於吾汝罪一也與李十娘共
作妖法蠱惑丈夫之心汝罪二也媒奸婢通董清作爲一黨汝
罪三也自作咀呪推諉夫人汝罪四也偷出玉環以授奸賊誣
陷夫人於淫行汝罪五也乘吾直宿偃然與間夫同寢辱吾清
問罪六也指揮董賊戕殺己子陰嗾奸婢誣歸夫人罪七也潛

作偽書寄遣賊黨欲害夫人罪八也潛囑閻夫譖於嚴崇搆陷家長罪九也掠本家財隨閻夫汝罪十也欲滅劉氏溺殺麟兒是忍耶罪十一也長沙路上送盜害我汝罪十二也滔天之罪天地難容十二大罪而尚欲望生耶吾生還故國位至尚書禮逢夫人又得彼林氏爲副室麟兒亦生還今在膝下無目不樂無事不快豈非神明之所助福善之攸致歟喬氏叩頭曰是皆妾罪而害掌珠陷夫人乃謄梅之事也偷出玉環授之冷振竊詩句譖於嚴相及長沙送盜皆董清之罪也更向夫人哀乞曰妾雖負夫人而願夫人大慈大悲特活賤妾之殘命焉夫人曰汝之害我〻不記念而若其得罪祖宗貽辱相公吾亦難救矣喬氏哀乞不已尚書大呼左右曰結縛喬女剖胷出心夫人曰喬女雖合萬死曾陪相公名位不輕雖殺之可全其體尚書從

之使人携出於東廂縊殺之棄屍不收烏鳶啄其肌狗彘嚙其骨尚書既殺喬女謝夫人追思春芳之冤覔骸而葬之作文而祭之其文曰

屈人者威怵人者刑不屈不怵不睹不聆不撓所操方緯方經衆我命疇凶禍是丁横戈衽席翼矛戶庭蠱毒淫穢蔽問皆腥屏處自省身苦在囹殺子誣人念之身青嗾賊援汝謂我使令威怒横加疾如雷霆直我則死構我則寧爾獨抗辭不畏毀形衆々弱質若摧撞骶肌虀骨粉語猶惺々明毒同儕自別渭涇節扶倫常事儕觀德我乃遭尖一身伶俜枯井新𦄂滄波浮萍天遠地濶何處可停佳城揲著大江揚舲感粤荒祠攬滯古亭一點君山路隔烟汀奔獸竄林孤鳥歛翮每念悲爾有感斯銘天時幸複己凋幾黃蟆樓破簷塵掩寒

廳想得往事若醉若醒餘悸尚存稍保虛根恍惚芳像近我帷屏至冤黙懟斷魂飄零荒山杳杳暗水泠泠寒食麥飯誰慰精灵爾身雖微爾名即馨能對一節垂耀千齡忠炳一家名標四瀆斯撰哀詞爰命奴星使收殘骸瘞彼郊坰茂林叢篠桂木瓏玲我招爾魂來托幽扃我暴爾冤我涙雙鈴酹此一酌寄哀冥冥

仍思十娘之妖悪罪必欲重繩以洩其冤乃遣人訪之則曾於二年前株連於宮人金英之獄已死矣林氏賢德日著神明黙佑十年之内連生三男即熊兒駿兒鸞兒皆有父兄之風彩矣尚書至穆宗朝為承相佐天子致太平皇后聞謝夫人淑德貞操時時引見賜賚便蕃六宮皆師事之承相四子皆登科顯於朝杜推官謝知縣亦躋高官門户之盛一時無比丞相及夫人

皆年至八十無疾病而終劉𢡟爲兵部尚書熊爲吏部尚書駿爲吏部侍郎鶯爲太常卿林氏亦享毋窮之福矣謝夫人著女訓十二篇續烈女傳三卷行于世教誨四婦王氏楊氏杜氏李氏皆爲賢婦以繼尊姑之懿範閨法之正無出其右者嗚呼賢哉